兩漢書疏

東漢書疏卷之五

何敞 字文高扶風平陵人

奏記太尉宋由司徒袁安

元和中敞辟太尉宋府由待以殊禮敞議論高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是時京師及四方累有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以爲佯瑞敞通經傳能爲天官意甚惡之乃言於二公曰

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故鸜鵒來巢昭公奔乾侯之咎 春秋有鸜鵒來巢左氏傳曰魯大夫師己曰文武之世童謡有之曰鸜鵒之羽公在遠野

往觀之焉居鄆昭公在乾侯
乾侯在齊晉境內邑也注西狩獲麟孔子覆

公羊傳曰西狩獲麟有以告孔子者曰有麏
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

兩楹之殯

拭面涕下沾袍曰吾道窮矣何氏注曰麟者太平之獸
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

記孔子謂子貢曰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
人而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殆將死也

海鳥避風臧文祀之君子譏焉

日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
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今茲海其有災乎

之日吾聞之鳥獸恒知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之

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除不可不察

吾曰賢矣哉不敢而答優言此反
何其不然吾不聞而未聞何以

奏記太尉朱由

時賣氏晉政於威者修貢協運倒者有為盛

又（並朗）敞奏記太尉宋由曰

敞聞事君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歷觀世主時臣無不各欲爲化垂之無窮然而平和之政萬無一者蓋以聖主賢臣不能相遭故也今國家秉聰明之弘道明公履晏晏之純德（晏晏和也）君臣相合天下翕然治平之化有望於今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今明公視事出入再期宜當克己以酬四海之心禮一穀不升則損服撤膳（礼記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天下不足若已使然而比年水旱人不收獲涼州緣邊家被凶害（謂西羌寇爲害）男子疲於戰陳妻女勞於轉運老幼孤寡嘆息相依又

中州内郡私公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載賞賚過度但聞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於空竭帑藏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是以夏禹玄圭周公束帛（尚書召公出 諸入賜周公）取今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爲而已哉宜先正已以率群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卹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上天感明以有立應使百姓歌誦史官紀德豈但子文逃祿

[illegible]

文宛王每出王文之謂也王止而後人謂於亢
之生民傳行是之阿也劉曰發政者以施人也人多讒
吾而我取焉是勸人以自封
也死無日矣我迭死非迭富也
公儀退食之比哉
史記
日公
儀休相魯食茹而美拔園葵而棄之見布好而逐出其
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女工安得售其貨乎此清節
由不
能用

時遂發憲為車騎將軍大發軍擊匈奴而詔使
者為憲弟篤景竝起邸第興造勞役百姓愁苦

敞上疏諫曰

臣聞匈奴之為桀逆久矣平城之圍慢書之耻
匈奴冒
頓以
兵三十萬騎圍高祖於白登七日案白登在平城東南
十餘里冒頓遺高后書曰陛下獨立孤僨獨居
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
有易其所無愧冒頓自謂
此二辱者臣子所為[illegible]

而終宛高祖呂后忍怒還忿含而不誅伏惟皇太后柔文母之操（文母文王之妻太姒也詩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陛下履晏晏之姿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懸之恥而盛春東作（歳起於東人始就耕故曰東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而猥復為衛尉馮奉車都尉景繕脩館第彌街絕里臣雖斗筲之人誠竊懷悒以為馮景親近貴臣當為百僚表儀今衆軍在道朝廷焦脣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人之困（書奏不省）

上肅宗章帝封事

徵後拜為尚書復上封事曰

臣聞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為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也較明也昔鄭武姜之幸叔段左傳鄭武姜愛小子叔段莊公立[illegible]姜請以京城太叔段武姜引以襲鄭[illegible]之衛莊公之寵州吁左傳衛莊公寵嬖子州吁州吁好兵公[illegible]大夫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illegible]納於邪莊公不從及卒其子桓公立州吁乃殺桓公而篡其位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illegible]說蘇秦曰飢人之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以其偷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比頻也[illegible]也憲深執謙退固

辭誠泣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悦喜今論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敗兄弟專朝憲擅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議論凶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爲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申伯周宣王元舅也有令德故尹吉甫作頌以美之其詩曰維岳降神生甫及申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君之權呂后欲封呂祿爲王王陵諫曰不可陳平周勃順上而封之呂后崩平勃合謀誅祿產也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綿綿塞其涓涓周金人銘曰涓涓不塞

焉江河綏記述成湖縣不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未

譬泉之讖左傳鄭武姜引太叔段襲鄭莊公寘姜氏於城潁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下使

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主妾

猶不免於嚴怒方言臧獲奴婢賤稱也史記曰蘇秦謂燕王曰客有遠為吏其妻私人其夫將來私者憂之妾曰勿憂吾已為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而進之妾欲言酒之藥則恐逐其主母也欲勿言則恐殺其主父於是佯僵棄酒主父怒笞之被度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然猶不免於笞

臣伏惟累祖家恩至臣八世復以愚陋自竿之

間歷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寃滅

而冒死自盡若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

尉璩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

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討竇氏之福

徐防字謁卿沛國銍人也時爲司空

上孝和帝疏

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爲章句以悟後學

上疏曰

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史記孔子沒子夏居西河教授弟子三百餘人爲魏文侯師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前書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武帝時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

博士十有四家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弘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為祭酒總領綱紀設甲乙之科前書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諸經互采各自名家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古者史官於書字有不知則闕以待能者孔子言吾少時猶及見古史官之闕文今則無之疾時多穿鑿也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

本意致薄從忠三世常道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illegible]史記[illegible]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

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

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攻伐[illegible]相蒼正以爲

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illegible]

可褒革詔書下公卿議皆從防言

張敏字伯達河間鄚人時爲尚書

駁議死刑法

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貰

其罪死刑而降宥之也自後因以為比是時遂定議以為輕侮法敏駁議曰

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為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從也言政教可但使人從之若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注云不受誅罪不當誅也）而法令不為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寖以繁滋至有四

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為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業寢不省

上肅宗章帝疏

敏復上疏曰

臣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衆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皐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為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何以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為天地之性唯人為貴

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為災（禮記月令曰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槁也）秋一物華即為異（月令曰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也）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輕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寬令平議天下幸甚（帝從之）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時為尚書僕射）

上順宗帝䟽

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

詔曰

爲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議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蓍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特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値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詩云克岐克嶷鄭玄箋曰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附識也休文公山峻嶷峻茂之狀俔天必有異表俔苦見反說文曰俔譬喻也詩云文王嘉止俔天之妹文王聞本說之譬則美之言大邦有子女俔天之有女弟微求爲[illegible]高宜參之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均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左傳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政令猶汗祚而不反易曰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劉向曰汗出而不反者也詔文一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illegible]

選以家貴人民寡
子後立為皇后

駁議上順宗帝

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
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與敞虔上書駁之

曰

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為德（卽明四目達四聰也）臣以獻可替否為
忠（左傳曰齊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可以去其否）書
載稽疑謀及卿士（稽考也考正疑事謀及卿士見尚書）詩美先民詢于芻
蕘（詩大雅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采薪者也言有疑事當與采薪者謀之也）國有大
政必議之於前訓諮之於故老（國語叔向曰肸有大事必順於典刑而訪諮於故）

都尉後行之是以慮無失冀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明詔旣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尚書曰王言惟作命言臣下罔攸稟令又曰令作惟行不惟反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詩大雅篇也諶信也斯詞也天之難諶信矣不可改易若天子也朱文公謂不易難也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出奇之策不出經學前書陳平謀業以佐高祖鄭可之政非必章奏說苑曰子產相鄭簡內無國中之私外無諸侯之憂子產從政也擇能而使度之晏子化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請改道易行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臣前之化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臣反以罪臣今則反是而以賞

冀景公下

甘奇顯用年乖強仕史記曰秦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甘羅[illegible]將而謝[illegible]使於趙說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秦乃封甘羅[illegible]說苑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東阿大化禮記曰四十曰強而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前書終軍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自請願以[illegible]長[illegible]賈誼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文帝召以爲博士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元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聖主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剗削也戾乖也便利未明衆心不猒猒服也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博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剗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爲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

詳采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不察人君顏色而言謂無日之人亂乎日薄顏色而言謂之瞽干犯也惟陛下納焉帝不從

上順宗帝疏

時陳留郡缺職尚書敞薦廣曰

臣聞德以旌賢旌明也尚書曰德懋懋官爵以建事記注立事則與之爵明試以功典謨所美明日考試之有功者則投之以官爵典此皋陶謨皆有此言故曰典謨所美五服五章天秩所作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五尚之服必須章明皋陶謨曰天秩有禮皋陶曰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尚哉原也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經典奧舊章憲式無所不

寬柔而不犯文而有禮忠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密勿猶黽勉也）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爲貴在尚書劬勞日久後母年老既蒙簡照試職千里臣等方國陳留近郡令太守任缺賢才累深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頹俗使吏脩守善有所勸仰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

上孝和帝封事

竇憲復出北武威明年北單于爲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日矜己功

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音冬為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等議可許安與任隗奏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筭可以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

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

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乎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闕退也）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洪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勳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功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

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忠知實舊議而欲背棄先
悉夫言行君子之樞機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榮辱之主也賞罰理亂之
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焉今若棄
信於一也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為柏鮮卑新殺北
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乃資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
可廢信不去論語文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
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
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陳寵字昭公沛國洨人也洨戶交反時為尚書

上肅宗章帝疏

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永平帝年號）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

上疏曰

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故唐堯著典眚災肆赦（堯典之辭眚過也災害也肆緩言過誤緩有害當緩赦也）周公作戒勿誤庶獄（尚書立政之辭眚過也文王以往惟以立道理庶獄勿誤也）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三德謂剛柔正直）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為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濟益也）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群僚弘崇晏晏（晏晏溫和也）而有司執事未率奉承典刑用法

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旁格酷烈之痛旁即榜字通謂格擊考竟也

訛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賊擾之文

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臧孫魯大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德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悅子之蔽矣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竽琴之音其生之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而人質子愈而人相懼曰若乎何命之不善臧孫子反不然臧孫熟而避位物騎不出見新序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優優和也方今聖德克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整齊簡易以濟群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敬劉

上肅宗章帝疏

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報[illegible]也重是死刑也是時帝始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爲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寵奏曰

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漠風至則蘭夜干生月令仲冬之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芸始生荔挺出射[illegible][illegible]令[illegible]之[illegible]君[illegible]也[illegible]者[illegible]令[illegible]諸[illegible]蕩安形[illegible][illegible]月令一也[illegible]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令[illegible]諸[illegible][illegible]安形禮[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交生芽木皆[illegible][illegible]動也禮記月令[illegible][illegible]仲冬[illegible]生萌[illegible][illegible]也天以爲正周以爲春

正春者始也十一月用以爲歲首未落天以爲正周以爲歲首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

鷄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者十二月二陽次生陽氣上通萬物皆生其動萌芽青

月以爲正歲以爲歲首也以爲歲首也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

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十三月令平

東新陰陽交合萬物皆出於地人始初見故日天人以

同正是以爲首紀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

陳草木萌動東風三微成著以通三統也一

三正皆以陰陽萬物動於黃泉之宗之三

正地正言十一月陽氣始萌萬物三統三禮義宗下

著其色皆赤者陽氣故以天正爲歲色尚赤

焉謂十二月萬物始芽色白白者陰氣故以尚赤正

業謂向白難鳴爲物皆始化其色尚黑以地正

得以以長其業夏以人正爲歲色尚黑平旦爲朔

故三統王者承而成之各法其一以統之事正大易已交

夏日三正之後立王者各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色

逆周以天元殺以地元冥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殺
也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
月趣獄刑無留罪案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趣獄刑無留罪令言孟冬未詳明大
刑畢在立冬也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月令仲冬君子齋戒處
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也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
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爲殷周
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
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爲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爲他
應不以改律秦爲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
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

二王之春頗有違言夏殷周之春不論天地之正實乖正道陛下探幽析

微允執其中革百戰之失建永年之功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illegible]江

有邈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三正之月不用承天意奉[illegible]稽

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春秋於春每月書王就也何休注云二月三月皆[illegible]三

王者二月殷正三月夏正也聖功業業不宜中疑書奏詔之

陳忠字[illegible]陳寵

上孝安帝疏

安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書[illegible]太子[illegible]至秦元二之厄

元也古書字當一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為小二字

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為元二

或同之[illegible]九[illegible]附之百六之會由不[illegible]

[illegible]

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

發（更相文飾隱匿盜賊也）忠獨以為憂上疏曰

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韓子曰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而潰黃帝素問曰鍼頭如芒氣出如筐也）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

小不可不殺（尚書康誥曰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詩大雅也言詭詐人隨之人不可縱宜服罪也用謹勅不善之人也）盖所以崇本絕末鈎深之慮也臣竊

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

禁則致彊盜（論語孔子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也）彊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

成群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

罪至大辟（通行飲食猶今律云過致資給與同罪也飲音蔭食音寺）而頃者以來莫以為

夔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捕獲虛名諱以盜賊爲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延咸濫怒無辜僅仆或有踊躇比伍轉相賦斂說文云躊小步也言爲身小步畏吏之害也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隣舍比里共相壓迮迮迫也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者不可揜者乃肯發露姦匿之漸遂且成俗憝攘誅咎皆由於此憝惡攘竊也尚書曰無敢寇攘竊之○舊印本文姧爲寇攘誅不成文理當有一遺字前年渤海張伯路可爲至戒覆甲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本流求之本源宜糾增舊科以防求弊自今彊盜爲上官若他郡縣所糾覺一發郡吏皆正法上官謂郡府也若及也部吏謂督郵等徵也正法依法也尉貶秩一

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等三

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擬立科條處爲詔文切勅刺史嚴加糾罰冀以猛濟寬驚惰姦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息耳爲太陽消以刊爲太陰其餘雜律曰以陰少陽以寒氣錯時水涌爲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過差令處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以承天誡

上孝安帝疏

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忠因此事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

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作殺尚書孟布等奏以為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約儉也孝文皇帝遺詔薄葬以日易月凡三十六日釋服後以爲故事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前書音義曰告寧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告暨名吏休假因告吏二千石有予告賜告予告在官有功法當得也賜告病三月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疾也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

忠上疏曰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

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要絰

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

臣行之禮也（自此以上至臣有大喪并公羊傳之文　子遭喪君使之從軍子騫乃[illegible]而[illegible]以）

（從軍將事了退家致仕喪大[illegible]為[illegible]　[illegible]欲君使之[illegible]并臣從君命者礼也）周室陵遲禮制不

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小雅蓼莪）

（也蓼莪蓼長大貌義[illegible]也言孝子[illegible]中心不精不義[illegible]　[illegible]莪以為[illegible]也其詩曰[illegible]者[illegible]伊蒿[illegible]哀哀[illegible]）

（生我[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言[illegible]小而[illegible]大也[illegible]　也[illegible]以而[illegible]者[illegible]王不[illegible]分[illegible]）

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illegible]

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論語曾子曰吾　夫子以來有自[illegible]）

者也此也　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

觀變乎（建武光武年號）

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群司營私合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爲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藉田之耕起於孝文（孝文二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也）孝廉之貢發於孝武（武帝元光元年[illegible]詔令郡國舉孝廉）郊祀之禮定於元成（元帝成帝時臣衡章玄成定建郊[illegible]祀之兆也）三雍之序備於顯宗（[illegible]初建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發而比聖以其慶之恩撰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illegible]）

（[illegible]）

上孝安帝疏

而從諷布議遂著于令忠以久次轉爲僕射時伯榮帝乳母王聖女也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爲禮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曰

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叙庶事不叙則政有得失故感動陰陽妖變爲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司狃恩莫以爲負狃習也詩曰將叔無狃言習被恩貸不以罪爲憂負也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隔并謂水旱不節也尚書曰一極備凶一極亡凶青

冀之域淫雨漏河(漏也)徐岱之濱海水盆溢兖豫蝗蝝滋生(子也)荆揚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杼柚織具也)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洪範五行傳辭)春秋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涖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孝德皇安帝父清河王慶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軿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朱軒使者車軿車並也)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

記自[illegible]發人脩道繕理亭傳多設儲跱徵役無度跱具也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河間王開安帝叔也清河有陵廟之尊清河王延平也陵廟所在故曰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為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韓嫣弓高侯之孫也得幸於武帝從上林[illegible]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伏謁道旁嫣驅不見王怒為皇太后泣言[illegible]太后銜之後嫣出入永巷以姦聞太后賜嫣死[illegible]明主嚴天元之尊天元乾元也正乾剛之位職事巨細皆任賢

宦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illegible]
之姦石顯字君房少時坐法腐刑爲中書令[illegible]疏專公卿畏之重足一迹顯恐天子一旦[illegible]
[illegible]附己乃取一言爲驗上輩使至諸宮有詔[illegible]漏盡宮門閉請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詔[illegible]
後果有上書告顯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顯[illegible]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群下無不嫉妬[illegible]
主能知之上以爲然而憐之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illegible]
尚書僕射數諫諍帝不許尚書令趙昌佞諂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怒下崇獄死獄中公卿大
臣得無宋博阿傅之授哀帝時博爲丞相承太后指奏免大司馬傅喜哀帝怒下博獄
自殺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武帝舅王鳳爲大將軍專權驕僭王商爲
丞相論議不能平鳳鳳陰求商短使人上書告商閨門內事商坐免若國政一由帝命王
事毋決於己則下不得逼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咎

濟止震亦止也曰方服異不能為害書奏不省

上孝安帝疏

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輒

切免公台切責也忠以為非國舊體上疏諫曰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

待以殊敬在輿為下御坐為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

則監察而董是非董督也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

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

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

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宂見有所興造宂見言不廣也又不敢

希意同僚以謬平典而設議曰聞罪足萬死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者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成帝時熒惑守心議郎李尋奏記丞相翟方進曰唯君侯盡節轉凶方進憂不知所也有郎賁麗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賜冊牛上尊酒令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賁音肥徒乎宋景之誠宋景公有災身自引咎成帝不然故曰徒乎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為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衡秤錘也三十斤為鈞四鈞為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

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

上孝和皇帝疏

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

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注曰正丘首丘也代郡名在趙北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巢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匈奴之俗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也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金印紫綬銀印青綬

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為沒
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玉門關屬敦煌郡今
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關在敦煌縣西北酒泉郡今肅州也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臣老病衰
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時安息遣使獻大爵師子超遣子勇
隨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

上孝和皇帝書

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
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
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

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夷傷也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見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不仁猶不遂也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

君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録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周禮鄉大夫職曰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征謂賦稅從征役也韓詩外傳曰二十行役六十免役與周禮國中同卽知與周禮七尺同則國中六十免役野則六十有五晚於國中五年國中七尺役野六尺則是晉尺早於國中五年七尺謂二十六尺謂十五也此言十五受兵謂屬野外爲言六十還之據國中爲言也）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懽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匄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葬骨解見明紀田子方魏文侯之師也見君之老馬棄之曰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於是收而養之事見史記）詩云民亦

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詩大雅篇也汔幾也康安也綏安也言先施恩惠於中國然後乃安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趙母趙奢之妻括之母也懊括敗先請得不坐事見史記衛姬齊桓公之姬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桓公入姬請衛之罪事見列女傳妻愚戇不知大義輒死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將滿歐等節

上肅宗章皇帝疏

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

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

曰

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

春秋昭公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公羊傳曰畔
也曷為不言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
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
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故君子為之諱

秦政酷烈違悟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高祖平亂約法三
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
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災疫未
息躬自菲薄廣訪失得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案春
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

勅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據拷寃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輸轉煩費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己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謂之衆庶昔殷民近遷洛邑且猶怨望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草毛也荒極遠也）且南方暑濕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

上肅宗章皇帝疏

承上事肅宗下終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固等難倫以施行旣

乂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異欲復

上書曰

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

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鱗介易我衣裳元帝初元三年珠崖郡反待詔賈捐之以為棄珠崖救人飢饉乃罷珠崖郡光武時善鄯車師王等十六國遣子入侍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還其侍子厚加賞賜鱗介物談夷言其人與禽獸無異也衣裳謂中國禮法言曰珠崖之能揚之力也否則鱗介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

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

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於民

過三軍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兵久而未還非天意也

前漢書疏卷之五終

東漢書疏卷之六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酺為尚書

上孝安皇帝疏

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閻顯等並用威權酺上疏諫曰

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疏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雷之發聲物皆同應言無是非者謂之雷同禮記曰無雷同左傳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也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

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神器謂天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竇憲出入禁中得幸太后圖為殺害帝知其謀誅之鄧太后崩宮人告鄧悝弘等欲廢帝故其謀立平原王得帝聞遂免鄧氏為庶人豈不以勢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莊子莊子謂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欲為孤犢其可得乎此作豚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訿訿互相佐附

詩曰翕翕訿訿亦孔之哀毛傳翕翕然患其上訿訿然不思稱其上臣恐威權外議[illegible]

[illegible]難虎翼奮卒不可制韓詩外傳曰無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夫置不肖[illegible]

[illegible]人於位是爲虎傅翼也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不能含之[illegible]

大者主威反權其漢宮已蓋行吐珠於澤誰能不[illegible]論君之權相外假則必競取以爲己利猶珠出於澤中[illegible]能不含取以爲[illegible]也

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illegible]

謂權也此最安危之權極戒社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

政存約節左傳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

帳於書囊漢書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爲遂止不作東方朔曰文帝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爲天下守財耳豈得

妄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白

初政以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召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以來災譴頻數地折天崩高岸爲谷脩身恐懼則轉禍爲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恤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逐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考正圖

僭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廢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不省

應劭字仲遠汝南南頓人應奉子時爲常山太守

上孝安帝疏

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後追駁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

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來也凡

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聖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宥夫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阻恃也左傳仁衛州吁阻兵而安忍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猾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朝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前書鼂錯為御史大夫改更律令諸侯讙譁錯父聞而非之曰劉氏安而鼂氏危矣遂欲藥而死史記曰趙母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母之母上書為死趙敢以括為將括母曰王以括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已決矣括母曰王終將

[illegible]罪下詔受借寵覽王詩諾反排殺王次[illegible]詩荒不誅也而殊異引之以為是錯贊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言僕妾之致死者觀由無計慮耳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出左傳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王其為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王當罪之科哉周礼小司寇職司農日親宗室有罪先請也故謂舊知也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功謂有大勲者貴若今墨綬有罪先請也勤謂憔悴國事賓未二王之後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左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原心定罪此為求生非為代死

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

上孝安皇帝議

邵刪定律令爲漢儀建安元年乃奏之曰

天國之大事莫尚載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礼記曰夫礼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爲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辟以來莫或茲酷（或猶有也）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維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不自

揆貪以云補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司徒即丞相也總領綱紀佐理萬機故有都目成帝初置尚書員五人舊儀有常侍曹二千石曹戶曹主客曹三公曹〕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為之節文〔復音複重去聲〕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即東觀漢記〕皆刪飾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瑰瑋之士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十二卜臣所創造豈敢自謂必合道衷心焉憤悒聊以藉手〔藉身夜反〕昔鄭人以乾鼠爲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緒十重夫覩之者掩口胡盧而笑斯文之族無乃類旃〔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

鼠未腊者為璞周人過鄭賈人曰周人過欲買璞乎鄭

賈曰欲之出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今此乃云鼠璞之

彼云未指事又差外閭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

東歸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父齋七日

端冕之文錦之以特牲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說

而掩口胡盧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不殊主人父怒

曰商賈之言豎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

青藜與赤絶鉛也渫詩曰蒙芙衣芳綠鬱[illegible]鮮明之衣

也左氏賓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樵悴菅蒯蓋所以代

匱也左傳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悴凡百君子莫不代匱杜注云逸詩也姬姜大

列之夫馬辛戰問之入藻萃樵萃古通用是用敢竊頑才廁子明哲之末雖

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關聖聽惟因萬

機之餘暇游意省覽焉獻賽之

羅象 守仲達河南鄭氏 人[illegible]為於故今[illegible]

上孝安皇帝書

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畔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將參坐法輸作若盧（若盧獄名）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曰

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言其地耗損不復於舊）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兩手相搏言無計也）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為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騭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

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上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紝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北之恥雪矣 中書奏會御史中丞盛鷟參

樊準 字見

上孝安皇帝疏 出參

準上疏薦龐參曰 時

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 前書鄒陽諫吳王鶚鷙鳥大鵰也 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為邊守匈奴不敢南向 前書馮唐謂文帝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繩之以法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文帝說是拜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 夫以一人之身

術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畧有魏尚之風前坐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為患大將西屯臣以為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參刑以為軍鋒必有成效宣助國威鄧太后納其言

馬融字季長人時為校書郎中

上孝安皇帝書

先零羌豪僭號北地詔護羌校尉龐參將降羌及湟中義從胡七千人湟水名與行征西將軍司馬鈞期會北地擊之參於道為羌所敗既已失

期乃稱病引兵還坐以詐疾徵下獄校書郎中

馬融上書請之曰出本傳

伏見西戎反叛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傷痍哀黎元之失業單竭府庫以奉軍師昔周宣獫狁侵鎬及方劉小六月之詩曰侵鎬及方至于涇陽鎬方皆北方地名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兩主有明睿之資抑亦扞城虓虎之助詩曰公侯干城又曰闞如虓虎干扞也虓虎怒貌也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赳赳載於漢策赳赳武貌竊見前護羌校尉龐參文武昭備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博雅深謀之姿又度遼將軍梁慬前統西域勤

苦戰筆還留三輔功効克立間在北邊單于降服

劉因陷於法網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左傳日晉荀林父及楚師戰於邲晉師敗績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孟明視喪師於崤秦伯不替其官左傳晉敗秦師於崤獲百里孟明視後赦而歸之秦伯曰孤之罪也不替孟明故晉景再赤狄之士秦穆左傳晉荀林父敗赤狄遂滅之晉侯賞林父狄人千室士貞子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又曰秦伯伐晉遂霸西戎用孟明也遂霸西戎宜遠覽二君使參僅得在寬宥之科誠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奏書教參等

段參

上孝順皇帝疏

龐參爲太尉錄尚書事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爲左右所陷毀以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風案之府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得會上計掾廣漢段恭因會上疏曰出龐參傳

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群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誡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紓難附錄也季子魯公子季友也閔公時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illegible]夫國以賢化[illegible]以

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驍卒寵任以安社稷

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

上孝桓皇帝疏

羌胡寇邊殺長吏驅略百姓桓帝以龜世諸邊

俗拜為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曰

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陲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反薦狐狸猶無以塞厚責答萬分也至臣頑駑器無鉛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佐詩大雅曰惟師尚父時維鷹揚上擬

聖朝下憫素餐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

墝埆（薄土也）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

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

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

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

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出左傳言其居室如磬之懸下無所有）雖

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

租更空闕（更謂更數也）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厄陛下

以百姓為子品庶以陛下為父焉可不日昃勞神（書曰文王

至日中昃）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

不[illegible]

欲民遭聖君不令遇堯王也史記曰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

下設古公策杖其民五倍帝王世紀曰古公亶父是為太王為百姓所附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不能免焉王遂杖而去踰梁山止於岐山之陽邑於周地邠人從者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也

文王西伯天下歸之帝王世紀曰西伯至千百姓襁負而至

豈復與金璽寶以為民患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之言

除肉刑之法文子即太倉令淳于公之子緹縈也事見前書體德行仁為漢賢

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

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

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今倉庫單於豺狼

之口功業無銖两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訛龍初除到州多所糾劾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効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置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今除拜凉二州今年租吏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

崔寔 字子真涿郡安平人駰之孫瑗爲郎

上孝桓皇帝便宜事

寔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

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确（确口角反堅正也）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側其

辭曰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頼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皇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甞不頼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以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怢他沒反怢忽忘也）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真（厭猒[illegible]僞輕忽逕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易曰括囊無咎無譽括結也結囊不言者）

羣而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

鬱伊於下（鬱伊不申之貌是詞 曰鬱蔚伊而誰雲也）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

五十餘歲矣政令垢上下怠懈（翫惡也）風俗彫敝人庶巧

僞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

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宜）

（堯又孔武日衣裳突裂 做城請補綻柱決主坂）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

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權謂變也遭其時而定法制不循於舊也）

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

也（皆當時之急切而慕所聞之事則非濟時之要）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

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急所異務也（韓子曰 公斷[illegible]從）

[illegible]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illegible]人而同名也 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邇都毀民盤庚殷王也自耿遷於亳作書三篇以告之周穆有闕甫侯正刑甫侯呂侯也為周穆王訓夏贖刑之法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掎奪掎居綺反蒼頡篇曰掎[illegible]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不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illegible]曰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所成耳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己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

屈子之所以攄其幽憤者也孝文帝時賈誼請更律令列侯就國周勃灌嬰等毀之屈原爲楚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讒之懷王懷王疏之作離騷經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忌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左傳曰息侯伐鄭不度德不量力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八政謂三皇五帝也霸政謂齊桓晉文也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也密靜也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墮讀曰隳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

道得失斯於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是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左傳齊責楚以包茅不貢王祭不共晉文公召盟諸侯於踐土管仲相桓公子糾而射桓公此並權宜之道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楚詞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與世推移也以爲結繩之約可以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鮮平城之圍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書契干盾也戚鉞也尚書曰苗人逆命禹乃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高祖被匈奴圍平城用陳平計得解言干戚之舞非平城之用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莊子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也黃帝素問曰人傷於寒而轉爲熱何也大寒盛則生於熱也度紀道延年也言鳥伸不可療傷寒又氣不能續斷骨也蓋

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
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
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
百王之敝値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
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家語曰古者天子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
為轡策善御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極千里善御人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人物和安人
心故刑不用而天下化說文曰駘馬銜脫也踶來反皇路大路也方將柑勒鞬輈以救
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何用公羊傳曰拑巨炎反本銜其口也鞿馬韁輈車轅
鑾鈴也說苑曰鑾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鑾鳴鑾鳴則應行節也昔高祖令蕭何作九
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

五刑文帝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笞輕箠自是之後笞者得全此已上並見前漢書刑法志此言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武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為佐伊呂為輔樂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又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時爲司徒

上孝安皇帝疏

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

震上疏曰

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墨子曰夫尚賢者政本也左傳曰爲國者如農夫之務去草焉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放流天下咸服四海雍熙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又曰黎民於變時雍庶績咸熙雍和也熙廣也方今九德未事皐陶謨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

義曰九德咸 諡法曰賤而
恩役以在官 斐倖文宸 注 丹之聖出自盛
裕得遺千載 奉養聖躬 雖有推燥居溼之勤 前後賞惠
過厚 劬勞苦而無厭之心 不知紀極 左傳曰 不知紀極
據以父爲擾亂天下 攘辱清朝 塵黷日月 書識牝雞最
鳴 牝雞之晨 惟家之索 也 書曰古人有言 詩刺哲婦喪國 詩大雅曰
哲夫成城 哲婦傾城 昔鄭公從母氏之欲 恣驕弟之情 幾至危國
然後加討 春秋貶之以爲失 鄭公謂莊公也 左傳曰 公叔段 母弟 失教
教 夫女子小人近之喜 遠之怨 實爲難養 論語文 易曰無
攸遂 在中饋 家人 六二 交辭也 鄭玄注曰 二爲
貞 正於內 丈夫得正於外 得正於外 ……
皮 …… 互 …… 下 …… 上 …… 之 ……

也故云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向毋令居內

舍斷絕伯勞莫使往來令戀戀兩隱上下俱美惟雙下

絕嫉嫚之私割不忍之心詩曹風序曰曹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其詩曰薈兮蔚兮

季女斯飢少幾要兩鍾留神萬機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織發

令野無鶴鳴之歎詩小雅序曰鶴鳴誨宣王也鄭玄注曰教周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其詩

云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著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朝無小明之悔詩序曰大

夫悔仕於亂也小明者言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大東不興於今小雅序大東刺

亂也其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責文迷云小亦於東山比亦於東山言賦斂多也勞止不愁於

下詩大雅序曰人勞刺厲王也其詩曰人亦勞止汔可小康擬蹤往古比德哲王堂

不休哉

上孝安皇帝疏

三永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泆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遂以為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

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

臣聞高祖與群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公羊傳曰劉子單子以王子猛入于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辭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未踰年之君其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

爵有德令壞無佗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之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諠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鑒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

上孝安皇帝疏

詔遣使者大爲阿母脩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震時爲太尉

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言有儲蓄人食菜之飢色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彌滋猶益也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羌虜抄掠三邊震

擾戎亂之後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為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津城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合兩為一連里竟街合兩坊而為一里里即坊也雕脩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採山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續漢志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左校令秩六百石轉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有臧者禁錮之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讙譁咸曰財貨上流為

朝廷結識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
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惟陛下裹
之

上孝安皇帝疏

承上樊豐謝惲等見寵遂切諫不從無所顧忌
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
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
曰

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
四日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静承陽而今動揺

謂接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宮臣近宮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嬪垣屋傾倚枝柱而已（倚邪也柱竹主反）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詩商頌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邪佞之人不與同心）上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脩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讙譁眾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城郭殆爲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燋心而繕脩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恒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書洪範之詞也僭差也若順也君行僭差則常陽順之也言由臣得專威福美食）唯陛下奪乾剛之德（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

讒諂棄賢者之臣以掩訟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

上孝安皇帝書

承上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但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書救之曰

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illegible]王[illegible]克[illegible]諫之鼓[illegible]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書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所以達聰明開不諱

何者負薪量柢不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為罪手刃犯法有差乞為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輿人之言東家也詩曰詢于芻蕘左傳曰聽輿人之謀

楊秉字叔節震之子時為侍中尚書

上孝桓皇帝疏

桓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胤冀之子[illegible]

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上疏諫曰

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左傳天不言語閔子騫之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渝不敢馳驅大雅王者至尊出入

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蹕止行人也靜室謂先使以清宮也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宮」，詩大雅雲漢之詞郊祭天也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易萃卦之詞假音格至也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誡，左傳齊莊公如崔杼之家為杼所弒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言著服天子十二章之服降亂尊卑，等威無序，言威儀有等差侍衛守空宮，紱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前書曰宣帝時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郎間執戟立於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爽世受恩實銜寵也，得備納言，又以薄學，充在講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

[illegible]

楊賜字伯獻震之孫也爲少府光祿勳

上孝靈皇帝封事

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曰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休美徵驗也五福在洪範中五福咎徵則六極至已上皆見尚書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我謂君也言天意欲齊行人以假借也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洪範五行傳曰皇君也極中也建立也孽災也君不今大中是謂不臣故虛誰顧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斯干也蛇故穴居陰

召孫也故為女子之禍故春秋兩蛇鬭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五行傳曰初鄭厲公劫相祭仲而篡兄昭公立昭公亡奔是歲後淫紅之難厲公出奔鄭人立昭公既立內蛇與外蛇鬭鄭南門中內蛇死是時傅瑕殺於鄭欲內厲公對內然死者昭公將敗厲公將應之象也是時昭公宜而畏猶患以畏百姓率賢崇德以屬群臣觀察左右以皆高謀則內憂不得生外謀無由起矣昭公不察果弒於其二子死而厲公入此其效也詩云維虺維蛇女子之祥鄭昭公殆以女子敗矣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前書曰琥玉晏鳴關雎嘆之音義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周所周康王后不致故詩人嘆而傷之事見魯詩今亡失也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說苑曰湯日伐桀後大旱[illegible]七年洛禍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民[illegible]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崇邪女謁盛邪何不惟陛下忍乾剛之道制內外之宜崇帝乙

之制，受元吉之祉（易泰卦曰五日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抑皇甫之權，割艷妻之愛（艷夫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卿士等皆君之寵用后發寵而居位也詩曰皇甫卿王艷妻煽方處），則鼎雉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殷王大戊時桑穀共生於朝修德而桑穀死宋景公時熒惑守心修德而星退舍並見史記）。

上孝靈皇帝疏

賜代袁隗爲司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帝好微行，遊幸外苑，賜復上疏曰：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illegible]），是以唐虞兢兢業業（皐陶謨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周文日昃（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明慎庶官，俊乂在職，三載考績

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以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他德有形勢者闒

日累遷守宰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北山

之詩所為訓作詩小雅曰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又聞數微行出幸苑囿觀鷹犬之埶極槃遊之荒也蔡詩選

日槃于遊田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政事日墮許規反大化陵遲陛下不

顧二祖之勤止二祖高祖光武也詩曰文王既勤止追慕五宗之美蹤文帝

太宗武帝世宗宣帝中宗明帝顯宗章帝肅宗也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

欲直景欲行而求及前人也鄧子曰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詩韓外傳曰

夫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名之惡而不知務存之善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知襲積

其所以安存者則無異乎迹於卻而求逮前人也宜絕慢傲之戲念官人之重劃

椒之恩慎貫魚之次椒[illegible]書也易剝卦曰貫魚以宮人寵言昔御宮人如貫魚之[illegible]

無令覎女有四殆之歎劉向列女傳曰鍾離春齊無鹽邑之女齊宣王之正后也其為人也極醜無雙臼頭深目長壯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年四十行嫁不售自請見宣王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今一王之國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二國之難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安此一殆也漸臺五重萬人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此三殆也飲酒沈湎夜以繼晝倡優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政此四殆也

遐邇有慎恣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指結也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謹自手書密上

孝靈皇帝紀

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illegible]

虹為雄曰虹 者為雌曰蜺 [illegible]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
金商門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
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
傳未嘗不憤恚歎息既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
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 張禹成帝時為丞 相以師傅見禹傳 疾病以起居聞車駕日臨問之拜禹床下禹頓 首謝恩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 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女相 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少子未有官 上過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 即禹床下拜為黃門給事中 朱游欲得尚方斬
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 朱雲字子游張禹以帝 師尊重雲上書求見公 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不能匡正臣願得尚 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illegible]

賢曰安昌侯張禹為帝師……之稱寶也作供……物故有……焉……其……可以……焉……見……書

吾以微薄之學竟先賢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上書對曰

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左傳曰有神降于莘內史過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國語曰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詩序曰蝃蝀止奔也……曰蝃蝀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莫之敢指……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

[illegible]古今[illegible]
多變異以任小臣上下並怨謗讟盈路是以災異繁見
前後丁寧今發投虹可謂熟矣[illegible]蔡春秋讖曰天投
虹天下怨海內亂[illegible]加四百之
期亦復垂及漢[illegible]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
宮[illegible]
[illegible]
日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
專朝國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說以
蟲篆小技見寵於時[illegible]如驩兜共工[illegible]

[illegible]
常伯任之居納言翻倫畏咄俱以便辟之佞侫難之患
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貂蟬之飾委伏明訟口舌讒
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廉潔清整不見逮及冠屨倒易
陵谷代處楚詞曰冠屨倒施兮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從小人之邪意順無
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懲鼎之誡詩大雅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召穆公傷厲王也其詩曰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大雅召穆公傷厲王也
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上帝下民之辟又云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蜴也虺蛇之類見人則走竄
今之人何為如是傷時政也殆哉之危莫過於今之詞
詳見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脩德諸
上
侯見怪則脩政卿大夫見怪則脩職士庶人見怪則脩

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謂奏陛下[illegible]之）斥遠佞[illegible]

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詩曰[illegible]）

（袞職有闕何山甫補之皆周宣王賢臣也）斷絕遲佚抑止盤游思留庶[illegible]

敢怠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illegible]

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慺慺之心

哉（慺慺[illegible]力侯反[illegible]也）

上孝靈皇帝疏

帝欲造畢圭靈琨苑賜復上疏諫曰（特進司徒）

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田欲以為苑先王造囿裁

足以脩三驅之礼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

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令猥規郊城之地以為苑囿壞沃衍（衍沃也）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逞快也四節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宜惟夏禹卑宮太宗露臺之意（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以慰下民之勞

張晧（字叔明犍為武陽人留侯六世孫時為彭城相）

上孝安皇帝諱祜

時安帝欲廢太子為濟陰王晧與太常亘焉太僕來歷廷爭之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退而上

䟽曰

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至令戾園興兵終及禍難痛人江充

字次倩武帝時爲直指繡衣勑太子所誅見上年老意
多所惡因言左右皆爲巫蠱上乃使充捕案巫蠱獄御
上意太子乃言宮中有蠱氣遂掘蠱太子宮中得桐木
人時上疾在甘泉宮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斬之發兵
與丞相劉屈氂戰敗亡走湖自殺後太子孫宣帝後
即位追謚太子曰戾於湖置園邑奉祠故曰戾園後壺

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太子无辜壺關三老

令狐茂上書訟太子冤武帝感悟怜太子無
辜乃族滅江充作思子宮歸來望思之臺

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深傳九德之教皐陶陳九日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

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

宜簡賢輔成就聖質書奏不省

上孝安皇帝䟽

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

浩上疏諫曰

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左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乃

張綱（字文紀騰子為御史）

上孝順帝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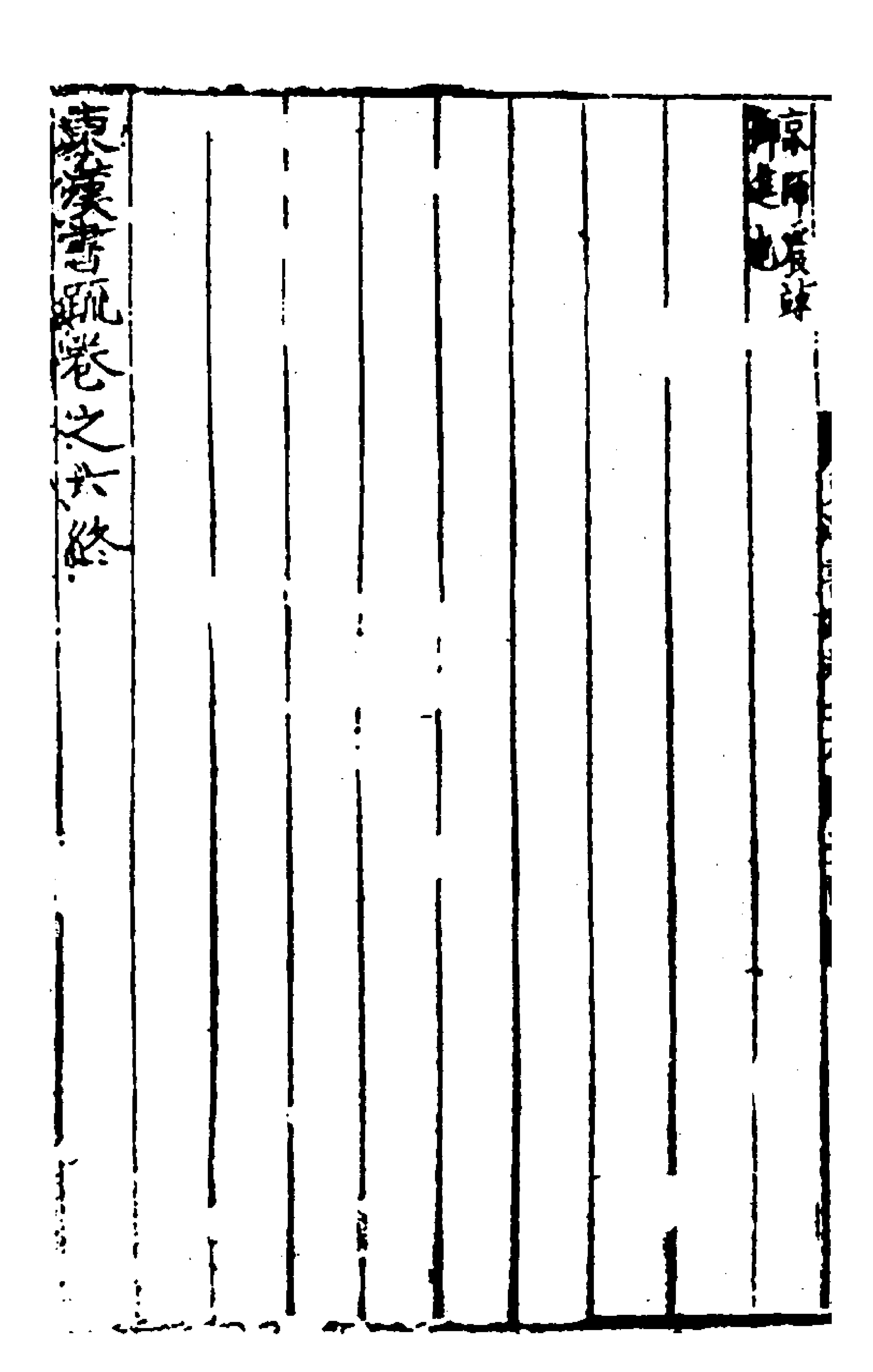
順帝從委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嘆曰

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
不顧也退而上書曰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
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爲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
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
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
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
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
順道者也左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伏願陛下少留聖恩割損左
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

奏孝順皇帝

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循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

大將軍兾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左傳申包胥曰吳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illegible]


京師震肆師進也

東漢書疏卷之廿六終